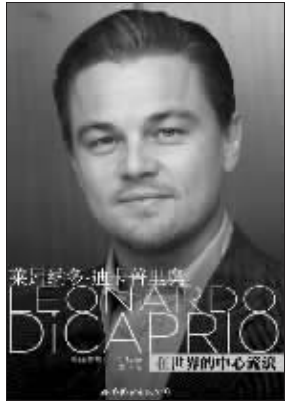


莱昂纳多第一次上电视就出了岔子

2



[美] 道格拉斯·怀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友情提供

名人传记

他是万千少女心中的“罗密欧”。

他是票房炸弹，也曾是票房毒药。

从“坏小子”到“硬汉”，他实现了从偶像小生到实力戏骨的完美蜕变。他就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这是迄今为止记录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最为全面的一本传记，为你讲述一个你想要了解又不了解的莱昂纳多。

内容简介

母亲艾莫琳因为欣赏达芬奇油画时感觉胎动，所以为儿子取名莱昂纳多。

上期回顾

谁也没料到，两家人居然相处得很融洽。

多的抚养费问题产生了分歧。在当时，乔治和艾莫琳都深陷在不敷出的窘境里，因此艾莫琳强烈要求她的前夫必须肩负起对家庭应有的责任。起初，乔治支付的抚养费少到实在让艾莫琳难以接受，她不得不和乔治对簿公堂，请求法院强制他每周给儿子20美元抚养费——这些钱，乔治其实是负担得起的。

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单亲妈妈来说非常艰难，即使一些对现今的大部分母亲来说轻而易举的小事，比方说找一个合适的幼儿园，对于终日忙于法务工作的艾莫琳而言，也变成了一种磨难。尤其是小莱昂纳多被评价为太过顽皮，因此很多幼儿园不愿意接收他。最后，艾莫琳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儿子送到洛杉矶远郊的一家幼儿园去。

莱昂纳多记得自己当时开始哭闹，“难道我一天都要待在这里吗？不，我不要，我要待在家里！”最后弄得艾莫琳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自己当起了保姆，顺便帮附近的邻居照看孩子。小莱昂纳多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家庭式的幼儿园生活。

在那时候，一次小小的舞台经历让他坚定了自己想要成为演员的梦想。

他回忆道：“两岁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带我去参加一个艺术节表演，当时我穿着红色连体裤和破破的衬衫。父亲鼓励我，‘嘿，站到舞台上。’我站上了舞台，看着台下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不一会儿，我开始跳起舞来，蹦、蹦、蹦……台下的观众们喜欢我的表演。当时我很骄傲，‘嗯，这就是万众瞩目的我！’我在舞台上尽情蹦着，不肯下台，直到我爸爸不得不把我拉了下来。”

两年后，莱昂纳多迎来他的电视银幕处女秀——在教育片《游戏屋》中扮演一个角色，但反响并不大。这部电视节目以幼儿园为场景，几个装扮可爱的小孩围着一个穿着土气的主持人和另一个大黄蜂装扮的人蹦蹦跳跳。

这是场几乎不可能出岔子的演出，但莱昂纳多的梦幻首秀却因为表现得过分闹腾，而导致他的戏份被剪掉了不少。

“这是我那时候最喜欢的节目，”他后来承认，“我常常在家里唱节目里的歌曲。所以，当有机会加入《游戏屋》剧组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所有小朋友围成一个圈一起唱歌跳舞，这是工作人员想要的场景。我对能上镜这件事实在太兴奋了，于是开始乱跑，还对摄像机动手动脚，甚至还把我妈拉到舞台上。最后，他们实在受不了我，就把我开除了。”

这样的经历或许会让缺乏自信的孩子倍受打击，但莱昂纳多乐观地说：“看到自己上电视的时候我差点激动得发疯，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因此，不同于大多数孩子在操场和公园玩耍的欢乐童年，小莱昂纳多的童年记忆十分晦暗无趣。他回忆道：“那时我们住在贫民区。当我走到操场上时，我看到一个家伙敞开他的防水外套，里面装着上千个注射器。这多吓人啊！好莱坞贫民区，是最肮脏的地方。”

“我母亲认为好莱坞是个融合一切美好事物的地方。她悉心呵护着我，照顾着我，但在年幼的时候，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撞见了。这都是非常恶心的事情。”由于周围住着许多妓女

和瘾君子，艾莫琳一直尽可能地保护小莱昂纳多不要过度暴露在成人复杂的世界里，可乔治却持相反的意见。

乔治还是喜欢继续和查尔斯·布考斯基、罗伯特·克拉姆这样的人出去闲逛。他甚至和一个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不久的毒贩子蒂莫西·里瑞打得火热。里瑞是迷幻剂LSD的早期“粉丝”，甚至一度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贴上了“美国高危分子”的标签，因为一系列贩毒罪名的指控而面临95年的监禁。尽管他臭名昭著，可他却受到了嬉皮士和艺术社团的追捧，他的事迹还激发了约翰·列侬的灵感，创作出歌曲Come Together。

所以，乔治迫不及待地想带小莱昂纳多去拜访这位“大人物”是可以理解的。据说多年以后，也就是1994年，里瑞还主持了乔治和佩吉的婚礼。由于莱昂纳多的父母没有正式离婚，所以这场婚礼也就只是个祝福仪式。

这样的环境似乎不大可能是成功人生的温床，但值得庆幸的是，莱昂纳多的父母在反传统流派和主流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多元融合的教育方式。

此时，小莱昂纳多在科林·A·西兹小学就读，这是一个创新型教学机构，隶属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可艾莫琳一直想给儿子最好的教育，所以在两年后，她将这个小明星送到了“丰裕研究中心”贵族学校就读。

这所自诩拥有全加州最佳演艺历史和资源的学校，吸引了洛杉矶几乎所有梦想成名的孩子前来就读。

谭斌为了爱情放弃去总部工作的机会

8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职场风云

元旦过后的第三周，已临近春节，谭斌在上海、杭州两地签下两份合同，中国区由此成为MPL全球第一个签订顾问型解决方案商业合同的地区，顾问型销售模式在中国的前景渐现曙光。等谭斌回到北京，正赶上MPL大中国区的一场人事地震。新的组织架构宣布了。

首席执行官李海洋隐忍了半年，借助去年集采事件对刘秉康的负面影响，终于把这盘棋彻底翻了过来。完全掌权之后，李海洋要做的第一件事，依然是血洗管理层，换上他自上任以后悄悄培养起来的亲信。各个大区不再设置销售总监一职，取而代之的是大区经理，除了销售队伍，售前和售后全部纳入其管辖之下，均直接向李海洋报告。各部门的经理也各有调整，李海洋以雷厉风行之势，迅速完成了他的权力洗牌。

他曾对谭斌提过的大客户部，也赫然出现在新的组织结构中，大客户部经理一职，却标着“暂缺”两字。他没有对谭斌食言，依然在等她的答复。

谭斌像看戏一样远远观看着这场生旦净末丑齐全的闹剧，想起自己也曾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地演出过，不禁哑然失笑。此事无关风和月，胜败输赢皆是局，看破这一点，谭斌相信自己今后能更从容地面对挫折和荣誉。至于大客户部经理的职位，谭斌反复考虑过。那个职位作为总部和中国区的接口，其实就是总部放置在中国区的一个监控镜头，便于总部随时了解中国区大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控制。这就要求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必须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才能够在利益夹缝中生存。

上期回顾

谭斌的努力化为乌有，项目失利，她成了“替罪羊”，被调离岗位。

她自问并不是符合要求的拔尖人才，不知道李海洋选择她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她一直在犹豫，没有给李海洋正式的答复。

谭斌看了许久，在下定决心的同时，她关掉电脑，收拾干净桌面，按时下班回家。这段日子，有了比工作更让她挂心的事。因为前些天她接到了程睿敏进重症监护室的电话。“心肌梗死？他才34岁啊……”惊讶之余，谭斌每天都抽出时间陪在程睿敏身边。

程睿敏一直处于静养阶段，每天只能在家处理半天公务。好在春节前事情不多，除了必须由他亲自批复的文件，秘书会及时送到家里来，其他业务基本上可以利用远端网络解决。更多的时候，谭斌就是他的秘书，帮着起草邮件和文件。草稿递到他眼前，谭斌经常能听到类似的挑剔：“谭斌，你这错误也太多了吧，怎么在外企混了五年？”

谭斌忍无可忍，扑过去打他：“我帮你做事，一分钱不拿，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呀？”程睿敏就势搂住她，然后她听到他说：“丫头，你这两个月心太闲，已经开始长肉了，当心吃成个小胖子，我就不爱你了。”谭斌心头刚浮起的柔情蜜意被打压得无影无踪。

春节假期前，办公室里人心渐散，小年这天，谭斌收到一份来自总部的邮件，发信人是Scott，总部业务发展部的经理。每次看到这个名字，谭斌都能想起他那口标准的BBC口音。Scott在邮件里说，下半年起，全球几个重点地区的分公司，业务模式将会有重大变化。涉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流程的改变，需要

这些分公司的协助，他看过谭斌的简历，感觉非常满意，问她是否有兴趣到总部工作六到八个月。

把这封不长的邮件反复看了几遍，谭斌非常心动，如果接受这份工作，对她的人脉和发展将有极大的帮助，也是她重新开始的最好机会。她甚至觉得，也许这就是她一直在等的机会。但她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回信给Scott，拒绝了这份工作。程睿敏的身体还在恢复阶段，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离开中国。

谭斌没有想到，Scott的电话居然追到了家里，她只能按照邮件里的回答再重复一遍。Scott却不肯放弃：“我听得出来，Cherie，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逼得谭斌说了实话：“Scott，我非常感激你的欣赏，我也非常愿意在你身边工作，但是我的家人在中国，我离不开他们。”这个理由一摆出来，Scott只好遗憾地挂上电话。

谭斌放下手机愣了半天，翻开书桌上的GMAT考试指导书。上个星期她已经正式回复了李海洋，考虑到自己经验有限，暂不接受大客户部经理的职位，李海洋便知她已萌生离意。

的确，谭斌考虑了很久，觉得自己应该趁年轻再去读读书，充实一下自己。于是，趁着春节前的闲暇，她开始准备GMAT考试，打算申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脱产MBA，作为跳槽之外的第二选择。

程睿敏正靠在门框上安静地看着她。

谭斌吓了一跳：“你走路怎么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不带这么吓人的。”程睿敏走过来，双手落在谭斌

的肩膀上，拨开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颈背：“我站这儿半天了，是你太专心。”谭斌拉过他的手贴在脸上：“刚才你都听见了？怕不怕？我这辈子吃定你了。”程睿敏却说：“把电话打回去，告诉他你愿意接受这个职位。”“你抽风啊？”谭斌白他一眼，“你是不是想把我远远打发走，好趁着春天开几朵小桃花？”

程睿敏在她身边坐下：“谭斌，有事我还来得及告诉你。”“哦，好严肃，你前女朋友回头求复合了？”“死丫头，”程睿敏看着她啼笑皆非，“你听好了，我已经递了辞职信，后半辈子就靠你养了。”谭斌这一惊非同小可，差点儿跳起来：“什么？为什么？”

“没什么，一场病想开了，毕业十几年，一直在路上不停地走，我很累，想休息一段时间，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也好好考虑一下今后的个人发展方向。”“你那荷兰老板肯放你吗？”“他当然不肯，不过明天他一定会同意。”“为什么？说说理由。”“我去跟他谈，老婆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也知道，family first，在欧洲人眼里，是优先级最高的原则。”“呸，谁是你老婆？”谭斌笑着揪住他的耳朵。

窗外的景色依旧带着冬日的苍白和寒冷，她却明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能让自己像花一样盛开的人。虽然花开花落，是逃避不过的规律，但是这一次，谭斌决定尽情享受她花开时节。

原来世间最好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完)